

黑奴恨

歐陽予倩



黑 奴 恨

(九 場 話 劇)

歐 陽 予 倩 著

根据斯托夫人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改編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黑 奴 恨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東單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 623 字數 70,000 印張 $3\frac{3}{4}$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頁 5

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700冊 定價 (4) 0.38元



歐陽子倩

Gom 7/35

談《黑奴恨》

田 汉

一 从《黑奴吁天录》到《黑奴恨》

一九〇一年林紓、魏易两先生合譯的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說《黑奴吁天录》（原名《湯姆叔的小屋》）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加强了当时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一位署名醒獅的詩人在一九〇三年的《新民丛报》上写对这部小說的讀后感时说：“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另一位署名慧云的在《国民日报》上也写道：“厉禁华工施木栅，国权削尽种堪哀。黑奴可作前车鉴，特为黄人一哭来。”金一在他的《天放楼》詩集里也写道：

共和旗志十三邦，开作群奴买卖場。

北省贩奴南省去，米西江畔好斜阳。

花旗南北战云收，十万奴軍唱自由。

輪到黄人今第二，鸡栏豚栅也低头。

使讀者們由这部写黑人生活的小說如此痛切地引起

对中国人自己运命的忧虑，也是譯者們的主要目的。魏易在他的譯序里說：

……至近年美洲驅逐华工，而我支那之人，且欲为奴而不得矣。夫奴隶可耻也，奴隶于异域尤可耻也。至求为奴隶于异域而不可得，而我使臣且出而爭之，而爭之又不能胜，誠不知我支那之人自居何等，而列邦待我支那之人又居何等也！

近得美儒斯士活氏（即斯托夫人）所著《黑奴吁天录》，反复披玩，不啻暮鼓晨钟，以告閩县林先生琴南，先生博学能文，許同任翻譯之事。……語云：前車之复，后車之鉴，窃願讀是篇者，勿以小說而忽之，則庶乎其知所以自处已。

林琴南先生在他的譯序里也說：

……华盛顿以大公之心官其国，不为私产，而仍不能弛奴禁，必待林肯，奴籍始倖脱。邇又寔迁其处黑奴者，以待黄人矣。……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

《黑奴吁天录》本名《黑奴受逼記》，又名《湯姆家事》，为美女士斯士活著，……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方今囂訟者已胶固不可喻譬，而傾心彼族者又誤信西人寬待其藩属，跃跃然欲趋而附之，則吾书之足以儆醒之者，宁云少哉！

林先生在他的跋里又沉痛地說：

余与魏君同譯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閱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

当时灵石著文談到林、魏两氏翻譯这部小說时的情

形時說：

兩人且泣且譯，且譯且泣，蓋非僅悲黑人之苦況，實悲我四百兆黃人將為黑人續耳。且黃人之禍，不必待諸將來，而美國之禁止華工，各國之虐待華人，已見諸實事者，無異黑人，且較諸黑人而尤劇，則他日之苦況，其可設想耶？

——《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戏曲研究卷》第二百八十頁

這可以知道林紓、魏易兩氏不是為翻譯而翻譯，他們譯此書的主要目的是想提高當時中國人民的民族覺悟，對帝國主義者奴役落后國家人民的猙獰面貌有所認識。他們的態度是正確的，他們的一番苦心也收到應有的效果。靈石又說：“我讀《吁天錄》，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黃人；以黑人以往之境，哭我黃人之現在。……我願書場、茶肆、演小說以謀生者，亦奉此《吁天錄》，竭其平生之長，以摹繪其酸楚之情狀，殘酷之手段，以喚醒我國民。”這代表了當時中國讀者普遍的反應。

到了一九〇七年，我東京留學生組織的春柳社劇團就由曾孝谷等把這部小說中動人的故事編成了五幕話劇，上演於東京本鄉座劇場。由於這個戲的演出較為完整，首先是由於劇本內容充滿了民族反抗的感情，使它在當時留學生界和華僑社會起了很大的喚醒作用。其後，這個戲傳到了上海各地，吸引了要求革命的廣大觀眾。到了一九三二年，在中央蘇區的瑞金也演出過這個戲，使蘇區幹部和群眾加深了對美帝國主義民族歧視的認識。應

該說这个戏在我国辛亥革命前后和土地革命初期都起过一定影响。春柳社在东京首次演出此剧也成了中国新兴話剧运动的一个出发点。

在一九五七年中国話剧运动五十年紀念的时候，作为春柳社社員的欧阳予倩同志提議重演《黑奴吁天录》。当时的剧本完全找不到了，欧阳老只能根据自己模糊的記憶和斯托夫人的小說重新編写，改题为《黑奴恨》。《黑奴恨》从它的思想性到艺术性比起《黑奴吁天录》有很大的提高，这个剧本的确不只是春柳社演出本的复活，而是一种成功的再創作。因而《黑奴恨》的演出，不只是对我国話剧运动启蒙期有怀旧的意义，对于今天美国和非洲黑人解放斗争也将起有力的鼓舞和启发作用。

值得高兴的是：由于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使中国人民建成了自己的偉大的人民共和国，在彻底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之后，又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在社会主义事业上取得了初步胜利，摆脱了半个世紀以前許多爱国者們所忧虑的“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續”的命运。虽則美帝国主义仍然歧視和敌視中国人民，但“輪到黄人今第二，鸡栏豚栅也低头”的局面是一去不复返了。广大黑人通过百多年来的殘酷斗争，在覺悟和团结方面也远非过去所能比拟。非洲大陆，并出现了愈来愈多的黑民族国家，实现了《黑奴吁天录》中哲而治·海雷所理想的那种局面。不过，在帝国主义主要堡垒的美

国，它虽則照旧戴着“民主”的假面，而对黑人的歧視虐待情况和一百年前并无多大改变，在有些方面还变本加厉。南北战争前美国南北部还有若干矛盾。在南部种植园度着惨苦日月的黑人，还能通过所謂“地下鉄道”較容易地逃到北部或加拿大。而在今天美帝国主义的严密統治下，黑人的逃亡不用說，甚至他們要出国参加进步的會議都十分困难。也不止对黑人如此，就是参加“自由乘客运动”的进步白人也和黑人一起遭受毆打和逮捕。在这样的時候演出《黑奴恨》，正是对美帝国主义百年如一日的反动面目的有力暴露。

二 关于湯姆叔的形象

斯托夫人的小說《湯姆叔的小屋》的戏剧化不是从春柳社开始的，当一八五一年这部小說发表后不久，就已經被美国戏剧家們搬上了舞台，演遍了美国南北各地，大大支持了当时反奴隶制运动。

斯托夫人原名哈丽叶·爱里查伯斯·毕彻，生于康涅蒂克的里池非，出身是教員。一八三六年跟卡尔文·斯托博士結婚，在辛辛那底住了十多年，那儿隔一条俄亥俄河就是蓄奴州的肯特基，她对那边的奴隶制度和那一“特殊制度”下的悲惨的黑人生活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就把調查得来的真实事象写成小說，再經生动地戏剧化，

使观众对黑人的惨苦遭遇不忍卒睹，感到奴隶制度的存在是有良心的美国人所万万不能容忍的。林肯总统曾称斯托夫人为“发动南北战争的妇人”，这是恰当地估计了《黑奴吁天录》对当时政治所起的影响的。当时南部反动文人写了許多拥护奴隶制度的作品来同斯托夫人对抗，但都被人民所唾弃了。

不过，斯托夫人只对蓄奴制度作了有力的谴责，而对于黑人解放的道路，却是了解得极为糊涂的。由于她父亲和哥哥都是有名的宗教家，她也是一位不抵抗主义的基督信者，她主张北部教会应当以基督的精神收容这些可怜的受难者，在美国这样“基督教共和国的社会和学校中领受教育”，教育好了，再把他们送回非洲去，“以便把他们在美国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见威廉·福斯特著《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中译本第十七章，二一七页）。那就是说要他们取得一个黑人资本主义的前途。她当然还不认识美国黑人应该作为美国“民族内的民族”，和应当“跟白人盟友一起，争取彻底自由”。

春柳社时期曾孝谷改编的《黑奴吁天录》距斯托夫人原作的精神不远，也是按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期的思想要求处理的。欧阳予倩同志虽是春柳旧人，但他今天已经能够从社会主义思想高度来处理这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故事。时代是进步了，欧阳予倩同志进步了，今天的《黑奴恨》比起半个世纪前的《黑奴吁天录》有了质的飞跃了。

我們說“从社会主义思想高度”来处理，并非要求这个写前世紀五十年代美国黑人故事的戏来机械地为今天社会主义时代服务，或是說直接为今天的黑人解放运动做号召。我們要求的是以馬克思主义的眼光对这一历史故事作科学的分析研究，把握它的本质，加以深刻的艺术处理，使今天的观众从这些生动真实的历史形象得到教育。

首先是湯姆叔的形象，也是这戏里（我說“这戏里”是因为剧作者对小說原作的情节和对话有很大的增删）最动人的形象。他之所以最动人，是因为他代表了广大最善良、最朴实的被压迫的黑人。他受痛苦极深，他为白种主人忠实地服务了大半輩子，最后他终于落到殘酷貪婪的南部种植园主李格利的手里。他原本可以逃走的，但想到他逃了，主人还会卖别个奴隶，他老婆和三个摯爱的孩子也将不保，他又不肯逃，他决心忍受一切。最后在恶毒的剝削者的鞭子下挤着他的全部精力和血汗。但他在种植园痛苦生活中还是尽量地帮助别人減輕痛苦。他的主人也不能不承認他是“好人”，是来“行善”来的。但惡魔們怎么能許奴隶中有“行善的好人”呢？魔鬼李格利要“提拔”他当工头，把鞭子交給他，要他抽打无辜的女人們，湯姆坚决拒絕了——

湯姆 老板，打人的事我不会，工头我也不能当。

李格利 （狠狠打了湯姆一鞭子）你对你的主人是这样說話

的嗎？

湯姆 我只能凭我的良心說話。

李格利 你的良心在什么地方？你是我的奴隶，是我买来的，我出了錢把你买了来，你的整个身子，連你的灵魂都是属于我的。我叫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我叫你怎么想你就得怎么想。

湯姆 我的身体是被人强迫卖給你的，可是我的灵魂永远是我自己的。你能把最苦最重的工給我做，可是我脑子里想的东西不跟你一样，我想永远也不会一样。……你能够拿起鞭子把人当牛馬，我永远不会用我的手去打一个无罪的人。

由于湯姆对保卫自己的灵魂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大大伤了那惡魔的自尊心，也給了他很大的精神打击，使他感到“这簡直是翻了天了”！也正如湯姆被打伤睡在破牛栏的时候凱西告訴他的：

李格利……自以为掌着生杀之权，好象世界上沒有比他更高貴的，可是你昨天那么一来，就把他的威风煞掉了一半。

但李格利怎么能容忍奴隶的覺醒呢？除了毒打湯姆，让他挨受飢渴蚊蚋之外，在湯姆不肯違背良心說出凱西和薏麦芥逃走的方向的时候，终于把湯姆給燒死了！

湯姆在火刑中留下了这样的話：

以前我总以为所有的人都能用善心去感动，今天才知道你們这班美国老板是不能用善心感动的。

……你們欠下的債是要还的！我們即使今天不能跟你

算賬，总有一天会把这笔賬算清的！

所有受苦受難的人記在心上的賬，你們是沒有法子毀掉的！

種植園主吸血鬼般的行為使湯姆深刻感到這些人是不能用善心感化的，那就是說，得跟這些“美國老板”們鬥爭，而且儘管他個人遭受不幸，他已經看到了他們鬥爭勝利的遠景。他相信他們总有一天會算清這筆賬！

應該說，這已經有了初步的階級覺悟了。一切民族或種族壓迫，歸根究底是一種階級壓迫，這些受難者取得這個程度的階級覺悟是可能的。一八五九年冬天，因哈普渡事件被處死刑的英雄約翰·布朗，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但在他就義那天曾留下這樣光輝的遺言：

我，約翰·布朗，現在堅信只有用鮮血才能洗清這個有罪的國土的罪惡。過去我自以為——正如我現在還痴心妄想的一樣——也許不用流很多的血就可以洗清它的罪惡。

約翰·布朗現在寫信告訴他的子女說，要憎恨，並且是懷着切齒難忘的仇恨來憎恨罪惡的淵藪——奴隸制度。

靈魂是無法被監禁、帶上鎖鏈或絞死的。我愉快地為着幾百萬“無權”的人們而死……

——杜波伊斯著《約翰·布朗》第十三章

對罪惡、對奴隸制度，不是容忍而是用“鮮血洗清”；不是愛而是切齒的“憎恨”。這已經向革命邁出了很大的一步。《湯姆叔的小屋》開始發表於一八五一年六月；約翰·布朗死於一八五九年十二月，相隔不過八年多，我們

为什么不可以让汤姆具有约翰·布朗式的觉悟呢？

同志们对汤姆的觉悟程度也有另一种想法。美国奴隶主在鞭子之外还有一种有力的统治工具——就是基督教。用威廉·福斯特的描写：“他们的传教师极善于从圣经中寻找词句来为奴隶制度辩护。他们把黑人描写成受了上帝谴责的人，上帝罚他们要给白人忠顺地并且毫无代价地劳作一辈子。”（见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第十八章）看这个戏里的种植园主李格利，虽则他不信基督教，但他却是善于利用这样的宗教武器的。他对汤姆说：“我是你的主人，照圣经上说：奴隶应当服从他的主人，应当对他的主人尽忠。我是你的主人，你就得对我尽忠，你得听我的命令，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叫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从这些话可以知道宗教是多么有利于剥削阶级统治。

因之，作者也可以把汤姆写成这样的悲剧人物，不单是他的身体经常被奴隶主打得鞭痕累累，连他的灵魂在宗教欺骗下也给折磨得完全站不起来，把挨鞭子、挨骂、挨饥饿当作他们的不可逃避的宿命，把这罪恶世界看成永不会改变的世界。应该承认这样的思想中毒情况在阶级社会是存在的，剧作者倘使能如实地写出这种思想中毒情况，那将是对帝国主义吸血鬼们的深刻暴露，对今天人民的教育意义也将是极大的。但那样一来，剧的情绪会更加压抑了，象现在这样不已经有人感到有些沉重吗？

但我觉得这样的戏写得沉些、深刻些是有好处的。从《湯姆叔的小屋》发表的一八五一年算起，到现在是整整一百一十年了。美国黑人身上沉重的鎖鏈一点也沒有輕松，可耻的种族歧視还在美国南北橫行，就可以知道黑人解放自己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一样，是要經過长期艰苦斗争的，决不是輕描淡写就能获得胜利。把問題挖得更深刻一些，会更符合运动的客观真实，也可以更好地鍛炼人們的斗志。

有些同志指出湯姆的觉悟从基督教的奴隶道德发展到初步的阶级觉醒，发展到認識美国老板不可感化，发展到相信总有一天要跟奴隶主算总賬，是有一段不短的思想距离的。中間还得經過进化論的或是跟进化論作斗争的阶段。那些奴隶主除了借重聖經之外，还想从生物学上找根据，說黑人智力不如白人，天生就該受白人奴役。約翰·布朗被害的一八五九年，也就是达尔文进化論发表的那年，当时反动学者們更歪曲达尔文优胜劣敗、适者生存的学說，来替奴隶制度找理論根据。他們邪惡地把达尔文、魏斯曼等輝煌的科学貢獻拿来証明“在人与人之间和人种与人种之間，存在着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任何博爱主义所不能也不应当消灭的；文明是一場爭取生存的斗争，因此較弱的民族和个人都将逐漸灭亡，而强者則將接管这个世界。”（見杜波伊斯著《約翰·布朗》第十三章中譯本二六五頁）

这些謬論在当时是起过坏作用的。用杜波伊斯博士的話，它曾使主張推翻奴隶制度的人們“不敢理直气壯地說話，并使他們的論点，帶有抱歉的意味”。尽管美国某些大学至今还因害怕动摇人們对聖經的信仰而不敢教进化論，但他們对进化論中有利于种族統治的論点还是乐于歪曲利用的。

无数鉄的事实攻破了凭皮肤的顏色来判断人类智力和品性高低的成見。灵石在《讀〈黑奴吁天录〉》文中說得好：

黑人豈真賤种，根性恶劣，无有灵魂者乎？若哲而治·海雷之坚忍果决，智勇双全；意里賽之明婉淑順，临危不乱；湯姆之忠懇誠懇，专心守道；凱西之机警善謀；及姆之孝；小海雷之慧，即求之白人，亦可称为翹楚者矣。

这也正如凱西对湯姆說的：

我們必定要讓他們知道黑人并不比白人低，不是永远受人欺負的。我們也跟他們一样聰明能干，可是我們比他們有良心，我們的灵魂比他們干淨。

的确，天下沒有比剝削者的灵魂再髒的。白人也有美丽的灵魂，但白人奴隶主和剝削者的心越到帝国主义阶段就越表現得陰險狠毒。相反的，一切被压迫被剝削的奴隶只有靠彼此团結友好，跟压迫者剝削者作坚定不屈的斗争。他們是“卑賤者”，但他們的灵魂是如此的高洁偉大！湯姆虽然在烈火中身体被燒成灰燼了；他的灵魂

却放着不朽的光輝。

按小說，湯姆曾被李格利威脅着要捆在樹上燒他的兩腋，湯姆也曾說：“你所仗的是用鞭子抽我，讓我挨餓，或用火燒我而已，這不過使我去死更近”，意思是說他死了就上天堂了，他們就無計再奈何他了。但後來因他不肯說出凱西和薏麥芬逃走的方向，被李格利處死，却不是火燒的。據歐陽予倩同志說，這個場面是從威廉·福斯特的文章得到啟發的。福斯特說當時奴隸主常用火刑處死逃奴，因而劇作者用了這個典型的場面。應該說這個場面是用得很成功的。有些同志提議，就在湯姆就義這一場結束全劇。看最近《黑奴恨》的演出，果然就是這樣處理了。

三 哲而治、凱西及其他

原來的《黑奴恨》在湯姆叔被害之後還有哲而治·海雷等逃到加拿大一場。哲而治和意里賽、小海雷在患難中重聚。還有凱西，作者說她是哲而治的妹妹，他們兄妹也團圓了。但按小說，哲而治雖有姊弟七人，提名的只有一位姊姊愛密柳而不是凱西。凱西年紀較長，生過兩個孩子，都被奴隸主給賣了，最後她狠心地毒死了自己的第三個幼子，為的免于他也受白人折磨，重演叫人斷腸的母子分離的悲劇。她和哲而治沒有什麼骨肉關係。後來發